

## 第 1 章

「你、你走開，我不想看見你，你不要像跟屁蟲似的一直跟著我，你知不知道我最討厭的人就是你，你就像癩蝦蟆一樣，令人噁心欲嘔！」一名姿容出眾的少女不耐煩的揮動小手，面上的厭惡清晰可見，明擺著不願見眼前這人。

「雲娘姑姑臨終前要我好好看顧妳，我答應了就不能反悔。」他們原本該相依為命，誰知她越大越無理取鬧，被寵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刁蠻任性，連他這個表哥也不認。

女子氣呼呼的瞪著他，「不要提我娘，她已經死了，用心照顧我的是母親，她才是最疼我的人。」

他無奈地道：「妳錯了，小月兒，她對妳的好不是好。」這丫頭的是非觀念被扭曲了。

「不許喊我的小名，你沒資格，男女七歲不同席，以後不准你再藉故接近我。」以為她不知道他是何居心嗎？

「我們是兄妹，不算在內。」雖然他們之間毫無血緣關係。

小月兒不高興的甩袖，「誰跟你是兄妹，少往自個的臉上貼金，你的居心我知曉得一清二楚，你只不過是我娘撿來的孤兒，卻覬覦著我家的財產。」依親來的遠親憑什麼管她。

男子的臉色略微凝重，問道：「這是雲夫人說的？」

她揚起俏挺的鼻頭，哼道：「是我母親說的又如何？像你這種不要臉地賴著不走的人最討厭了，我們雲家要養你一輩子不成？你識相的話趕緊滾！」別再留下來噁心人了。

「君子有所為，有所不為，我絕不會做那種事，她在誤導妳，妳要自己想清楚。雲家雖富，卻非我所嚮往，假以時日，我的成就不在話下。」雲娘姑姑，我力有未逮，怕是要辜負您的託付了。

雲姑丈續娶的妻子十分精明，一手掌控了小月兒的教養，後院之事他插不上手，才會造成如今的局面。

年幼失母的小月兒只想有人疼她、寵她，認為誰對她好誰就是好人，可所謂的好是百依百順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，金玉瑪瑙、琥珀翡翠、綾羅綢緞應有盡有。

唯獨沒有教她知書達禮以及為人處事的態度，只一逕的寵溺，養成她為所欲為的性子，幼時的嬌憨靦腆全然不見，如今只剩下蠻橫無禮、囂張跋扈，且心中再無親娘。

「哼，說大話誰不會，我還說我能當一品夫人呢！你最好不要妨礙我，要對付你，我有的是辦法。」母親說他會是阻礙，果不其然，這人的心思太險惡了，連她也敢算計。

男子不悅的沉下臉，「妳還要糊塗到幾時？繼母會真心為妳著想嗎？不要忘了她也有自己的兒女，她會捨棄他們而疼妳？妳未免太異想天開了，腦子拎不清！」一心渴望母愛的她被踩到痛腳，一臉憤怒的撲向男子，兩隻小粉拳發狠的往他胸

口捶去，罵道：「你怎麼不去死，死了就一了百了，你不要骯髒的心思被人揭穿就惱羞成怒，還說母親的壞話，真是太陰險了，我詛咒你終生無妻無子，死於非命。」

女子嬌軟的嗓音始終徘徊在男子耳中。

最後，正如她所言，男子死時還未到不惑之年，他一生未娶，膝下無子，到了死去的那一日，無親人在身邊，只有跟了他二十幾年的隨從一個人護棺南下，助他落葉歸根。

「到哪裡了？」

一路向南的船隻載著一行女眷，綰了髮的三旬婦人雲傲月，雖已出現些許白髮，但面皮光滑，眉眼含春，嫵媚豔麗，有著一股洗淨鉛華的內斂風姿。

她站在船頭，雙目平靜得像深山野林中的湖泊，波瀾不興的凝望著船行過時所濺起的白浪。河底下的魚兒不受驚動，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，多美好的景致，歲月靜好。

雲傲月穿著一身素淡的蜀錦，看得出她出身富貴，髮上的一對蝴蝶碧玉簪浮翠流丹，價值不菲，低調中見奢華，可見應是富甲一方的商賈夫人。

可是若看到她那一雙手，不免感到可惜，本該十分嬌嫩的葱白十指竟顯斑剝，虎口處也有長年磨損而形成的硬繭，就算有數年的保養也難去陳年痕跡。

三旬出頭的年紀卻有一雙老婦的手，可見她年輕時也做了不少操勞事，以致於兩手粗糙，不見細嫩。

她望著流動的河水，眼神迷濛，像在回想著什麼，時而勾唇，時而顰眉，河水滔滔，帶走的是她年少無知的歲月。

在她身後有名十五、六歲的容長臉丫頭鈴鐺，長相稱不上好看，和婦人的美貌相比，她連一分都比不上，所幸長得討喜，眼一眯就似在笑。

鈴鐺怕雲傲月著涼，拿了一件鑲狐狸毛的披風輕輕為她披上，往後退了兩步方道：「到揚州了，夫人。」

「揚州呀！那是我生母的家鄉……」雲傲月露出一臉懷念的神色，好似藉由揚州的美景想著那張早已不復記憶的面孔，她不記得親娘齊雲娘的模樣了。

舅舅們都不在了吧？當年娘去世時他們還曾來探望她，後來繼母進門，兩家也就漸漸沒了往來。

也是她傻，竟然相信繼母虛偽的謊言，不把舅家當親人，多有排斥，對於他們的書信問候也視若無睹，只當他們是看上生母死後留下的嫁妝，想悉數搶走，因此她全然不理會舅舅、舅母的關心，認為他們不安好心。

每回舅家的人來看她，都被她拒於門外，送來的禮她也不收，全往門口一扔，任性地踐踏別人的心意。

一次、兩次、三次……次數一多，娘舅的人也不來自討苦吃了，一南一北的距離，誰有心思來討好一個小孤女？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了還談什麼親情，何況是一名和娘舅家不親的外甥女，不到幾年她就被淡忘了，連外祖母過世也沒人知會她一聲，奔喪一事的悄悄的過去，她徹底斷了和娘舅家的連繫。

唉，這揚州美景呀，好不唏噓，她活得好辛苦，人未老而心已老，這人生還有什麼是值得她留戀的嗎？

雲傲月眼露苦澀，很快地被垂落的美麗羽睫掩蓋。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，如果她沒那麼傻的話……

她嘆口氣，搖搖頭，搖去不堪回首的昔日情景。

鈴鐺開口，「夫人，不能嘆氣，奴婢的姥姥說嘆一口氣老一歲，夫人長得這麼好看，老了滿臉皺紋多可惜。」如果她有夫人一半的麗質天生，風華無雙，她睡著了都會笑醒。

雲傲月聞言，朱唇一啟，輕笑道：「妳還記得妳姥姥？」這丫頭賣入沈家時才五歲，並非家生子。

鈴鐺露出得意的表情，能在自家夫人面前放縱言行，想來也是得寵的。她道：「記得，記得，奴婢的姥姥牙沒了，可是很愛笑，她一笑就把滿嘴的黑窟窿露出來，奴婢總能看見姥姥牙床。」

雲傲月感慨地道：「妳的記性真好，我什麼也記不住了……」為什麼她會連親娘都忘了呢？那是生她、養她四年的親娘，而她卻怎麼也想不起親娘的模樣。

「夫人要記什麼告訴奴婢一聲，奴婢幫您記，奴婢這腦子好得很。」鈴鐺搖頭晃腦，歡喜地一拍腦殼淺笑道。

雲傲月一笑，神色轉為愉快，「妳記得的是妳的，不是我的，有些事是不能代替，也代替不了。」譬如記憶。

其實她很想把前塵往事都忘得一乾二淨，如果還有重來一回的機會，她不會再那麼傻了，相信世上真的有待繼女如親女的後娘，她的一生也不會毀在人前人後兩張臉的繼母手中。

「夫人，您說得好深奧，奴婢聽不懂。」她沒要代替誰呀，幫夫人記東記西是她身為奴婢的本分。

雲傲月眼露哀傷，「不懂最好，我希望妳永遠都不知道這種感覺，人的一生中苦多於樂。」

鈴鐺偏著頭，很是仔細的聆聽，而後皺著小臉道：「夫人，奴婢不喜歡黃連，可是生病了要喝苦藥，奴婢知道很苦。」

雲傲月輕聲道：「此苦非彼苦，妳還小，不懂得才是幸事。」不要像她受盡一切苦難才領悟，為時已晚，後悔也來不及。人真的不能走錯一步路，一步錯，步步錯，萬劫不復。

鈴鐺輕喚著，「夫人……」夫人的表情好像很難過。

雲傲月吩咐道：「讓船停一晚吧，我們到揚州城逛一逛。」她要看一看母親的故鄉，走一走母親走過的路。

「可是老爺要您早點回府，府裡的事少不了夫人操持……」府內的少爺、小姐們都大了，有了自己的主見，她沒敢說的是，少爺、小姐們越來越不安分了，個個都想當家做主，把夫人這個「外人」擠走。

雲傲月擺擺手，「我決定的事不用多說，停船。」

這是沈家的商船，自是聽沈家主母的吩咐。船一靠岸，將船板一放，便是繁華的揚州。

她將嬾嬾、婆子留在船上，只帶了行事機靈的鈴鐺，一主一婢沿著最熱鬧的街道邊走邊看，感受一下揚州城的繁榮，偶而還有高鼻藍眼睛的西域人在此與人洽談生意，兜售他們的寶石、毛皮。

鈴鐺提醒道：「夫人，小心點，別被碰著了。」人真多，這城裡的人都不用休息嗎？快近午了還行事匆匆。

雲傲月毫不在意地道：「無妨，咱們也只是來看看這十里楊柳。」揚州城的美景之一——垂柳堤岸。

風揚起，柳條兒細，風吹楊柳柳垂岸，細細如春雨。

驀地，「天香樓」的招牌躍入眼中，她想起這是娘舅家的產業之一，情不自禁的走入。

「你們聽說了沒？」

「聽說什麼？」

「咱們本朝最年輕的內閣首輔急病過世，已經回揚州安葬了。」他們揚州也出了一品大官呀！

「真的嗎？內閣首輔是我們揚州人？」他居然不知道此事，真是太久沒出來走動了，少聽了不少消息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都過世半年了，死時才三十三歲，沒娶妻也沒有子嗣，死後孤身一人，皇上感念他忠君為國，特地修了幾十畝地的大墳，還派了百名兵丁守墳三年。」誰叫他沒兒子，只好讓首輔府中的侍衛代為守孝，皇上對他也算是有厚恩了，全了君臣之義。

「什麼，百名兵丁守墳三年？他是做了什麼才得以受當今皇上看重？」親王入陵也不見得有如此風光。

說話的男子大概喝多了，當眾談論朝廷大事，「你不曉得，當今聖上能登上九五之尊大位，全是靠這位首輔大人扶持。當初先帝寵愛的可是美色冠六宮的程貴妃，對她所生的三皇子也愛若珍寶，有意立他為太子，那時呀——」

「等等，先帝怎會立三皇子為嗣？非嫡非長，大皇子才是皇后嫡出，名正言順的正統。」哪能因寵誤國。

「所以說，咱們的齊首輔才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他早年與皇上相識，相交甚篤，一手在皇上背後為他謀劃，才智過人，一步一步將皇上推向高位……」

首輔姓齊？雲傲月心中一動，沒再細聽他們說什麼，想起同為齊姓的故人，不知他是否安好，是否仍在朝中為官？

她知道跟他有關的最後一件事，是聽聞他殿試考中一甲第三名，成為探花郎，那時她的異母妹妹雲惜月還特地跑來嘲笑她太急了，若是再等上幾年，就能如願當上心心念念的官夫人。

可惜世上沒有後悔藥，再悔不當初也回不到從前。

「哇，咱們的首輔真是揚州人之光呀！竟能成就一代明君，難怪皇上為他的死大

慟，直呼痛失英才，還因此罷朝三日以示悼念，桂花胡同的齊家也該深感榮幸了。」同出一源的本家，人丁凋零的齊家也就出一人光耀門楣。

桂花胡同的齊家？桂花胡同……他不就是出自桂花胡同的齊家嗎！

雲傲月臉色發白，手指微微輕顫，胸口如壓了巨石一般難受。她驟然起身走向侃侃而談的男子，問道：「齊首輔名字為何？」

突然出現一名女子面露急迫的衝到桌前，數名正在飲酒的酒客被她突兀的行徑嚇了一跳，其中一人代為回答，「首輔姓齊名亞林，字愷之。」

她聽了頓時失魂落魄，「齊、齊亞林嗎？他竟然比我早死……」怎麼會？怎麼會！他說過要代母親照顧她一輩子，可是他食言了，他還不到四十歲呀！他為什麼不先照顧好自己？

兩行淚自她依然美麗的面頰流下，她無聲哭泣著，想著自己的過錯和對故人的虧欠，懊悔萬分，她錯得好糊塗。

鈴鐺見狀嚇一大跳，忙問：「夫人怎麼了？」她為什麼哭？

「鈴鐺，去準備香燭供品，我們去拜祭齊大人，他是我……族兄。」名義上的表哥。

「是。」

哭過一場的雲傲月雙目紅腫，等鈴鐺將東西備齊，問了人後，就帶著鈴鐺前往齊亞林的墳前祭拜。但是她才一靠近墓地，便被數名兵士攔下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一名身著官服的男子走了過來。

「李統領，這婦人執意要祭拜，說是故人來相辭，小的趕也趕不走，就站在入園處一動也不動。」

「哪有什麼故人，大人死前連一個親人也沒有……」無親戚，無牽掛，大人放在心上的也許只有那一位雲傲月了。

雲傲月聽到有些耳熟的聲音，連忙叫喚，「李新，是你嗎？你還認得我嗎？我是……」她羞於啟齒，不敢提起自己的名字。

「妳是……」李新先是一怔，繼而睜大雙眼，「您是小姐，您沒死，還活著？」

她苦笑著走上前，「該死的人沒死，不該死的人卻死了，齊家哥哥他……走得痛苦嗎？」

李新面容悲傷，「大人一直在找您，賀家的人說您死了，但他不信，這些年始終沒放棄找尋您的行蹤，說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不然他無顏見九泉之下的姑奶奶。」原來小姐真的沒死，還活得好好的。

聞言，她淚如雨下，「他還找我幹什麼，我那樣對他……他為什麼不把日子過好……」

李新的眼中也有淚，「您是他唯一認定的親人，在不知道小姐的下落前，大人怎麼可能過得好。」

她捂著唇，泣不成聲，「以前你還是他的小廝，瘦瘦小小的像隻猴子，如今都當官了。」

「表小姐，小的領您去看看大人，大人看到您一定很高興。」李新邊說邊抹臉。

「你都是個官了還稱小的，我的身分不如你。」她已經是歷經無數滄桑的商人婦，而非當初的富家小姐了。

「只要大人一天沒放下表小姐，表小姐就是李新的主子，李新官當再大，也是您的奴才，何況小的已經向皇上請辭統領一職，等三年一到，便在大人墓邊築屋，一生為他守墳。」

「你有心了。」雲傲月拭了拭淚，讓他離遠點，而後走到墳前上香。她眼中蓄著淚水，哽咽道：「齊家哥哥，我來看你了，早些年我沒聽你的話，這些年過得挺苦的，可我是活該，老是藉故欺負你，讓你受了很多委屈……」她總是自私的只想到自己，未為他設想。

雲傲月想到過去的種種，對他的愧疚更深了。若不是她，他會過得更好吧！可他卻念著母親對他的恩情，一再包容她。

「我不是不喜歡你，母親生前曾提過要招你為婿，祖母也說你是我的良緣，可是我年幼不懂事，聽信繼母的讒言，將你推得越來越遠，如果我能多想想，不聽別人的話就好了……」

「齊家哥哥，若是再讓我重來一次，我一定要嫁給你為妻，讓你繼續呵護我，什麼官夫人不官夫人的我都不要了，就算你不是內閣首輔也沒關係，只要你一直陪著我，我這一生也值了……」她想念他的溫柔以待。

鈴鐺渾身發毛，趕緊阻止，「夫人，您這話不能亂說，尤其在墳前……」不知是她太敏感了還是什麼，好像夫人的話一說完，四周的空氣就變涼了，陰森森的，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要從地底竄出來。

雲傲月不以為然，地下埋的是她最親最親的人，豈會相害。

誰知說錯話的報應來了，一日她偶感風寒，本以為是小病，可之後越病越重，藥石罔效，她再也起不了身。

相傳，在別人的墓前要謹言慎行，不能隨便亂說話，無論是對墓碑評論是非或有所感嘆都不行，因為會發生自己想也想不到的境遇，至於是好是壞就不得而知了，因人而異。

從睡夢中忽然驚醒過來的雲傲月失神的望著頭頂絳紫色的幔帳，她記得自己已經很久沒有用這麼好的軟煙羅為紗幔了，一來她負擔不起，二來沒人肯再嬌寵她、為她準備這些東西，她只能靠自己。如今她的手已因日夜操勞而粗糙不堪，彷彿老婦枯手……

咦，這是她的手？！

不可能，是她病糊塗，出現幻覺了吧！她竟然看見自己的手柔嫩白細，纖柔得宛若抹了一層香脂。

她難以置信地叫著，「鈴鐺、鈴鐺，妳快來瞧瞧我的手，是不是我看錯了，居然白晳如少女……」這是她十來歲時才有的膚色。

她記得自己已經病得連薄粥也嚥不下去，全身發軟地要人攙扶，大夫一個個來看診、開藥方，一碗碗濃稠的湯藥擺在面前，她一看就想吐，碗也拿不穩，只覺得身子時冷時熱。

一場突如其來的怪病擊倒了她，她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就盼著來世別再糊塗，定要看清楚皮肉底下的人心。

誰知她等來的不是死亡，而是叫人百思不解的突變。她的身子還是很虛弱，但不至於弱到起不了身，她可以感覺到自己變得不一樣，卻不曉得哪裡不同，好像是……返璞歸真了。

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頭還疼不疼，有沒有哪兒不舒服？大夫的藥小姐一定要喝，不然風寒好不了。」

「鈴鐺……」頭一抬，還有些暈眩的雲傲月整個人愣住了，久久回不了神，「妳……妳是綠腰？！」

綠腰不是被她前夫的正妻高安郡主朱月嬋以衝撞主子為由杖斃了嗎？死時才十七歲，她只能眼睜睜地看綠腰斷氣卻救不得。

可此時綠腰卻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，容貌、身形約十二、三歲，還沒長開的五官顯得稚氣可人。

「小姐，您夢魘了嗎？青玉在這裡陪您，別怕別怕。」說話的是一旁的青玉。身材高軀的她為人沉穩已十四歲了，胸前鼓鼓地。

雲傲月大驚，「青玉，妳還活著！」

那一年，青玉被朱月嬋許給馬房的管事，那是個會虐妻的，瞎了一隻眼，年已四十五，一年後，青玉死於早產，孩子是已成形的六月胎，沒活成，一屍兩命。當時她去看了一眼，青玉渾身是傷，沒有一處皮膚是完整的，滿是咬痕、抓傷和房事過激後留下的淤痕，下體潰爛，不斷有血水流出，氣味十分難聞。

青玉一臉溫柔地揉揉她發冷的小手，「奴婢還要侍候小姐一輩子呢，哪能輕易言死。」她當雲傲月是發燒作惡夢了，語氣輕柔的安撫著。

「妳們沒死，那是我死了？」除非她一命歸陰司，不然怎會再見到對她忠心耿耿，打小服侍她到大，卻死去已久的丫頭。

「呸！呸！呸！小姐在說什麼胡話，什麼死不死的，晦氣，小姐是當官夫人的命，此生富貴綿延，兒孫滿堂，才不會這麼早去世。」生性較跳脫的綠腰拿了個秋香色靠枕枕在雲傲月的腰後，讓她靠著坐直身子好喝藥。

一說到「官夫人」，雲傲月臉色微變，將放在嘴邊的湯藥推開，忙道：「給我取面鏡子來。」

「小姐放心，您只是生點小病，無損您嬌美的芙蓉面，多養兩天就不會那麼憔悴。」綠腰取了面磨得光滑的銅鏡，她以為向來注重面貌的雲傲月擔心變醜了，急著看自己的臉。

鏡面亮晃晃，照出一張羞花閉月的嬌顏，眉兒細長，眼眸似杏，鑲著兩顆琉璃珠子，小小的嘴兒如掛枝的櫻桃，鮮豔得叫人垂涎欲滴，滑細的嫩肌彷彿豆腐，找不到一絲細紋。

這……這是她？

或者說是十三歲的她。她記得那一年自己跑得太快，途經碧水湖時，不知怎麼地，

好似有人推了她一下，她一時沒站穩撲通落湖，湖深，她身子輕，載浮載沉的被人救起。

她不記得救自己的人是誰，只知道事後她輕微發燒，不礙事，薑湯一喝、汗一出，一會便生龍活虎。她外表看起來很嬌弱，但極少生病，而且一生病也很快就好了。雲傲月是安康城首富雲老爺的嫡長女，安康城離京城約一百里路，一日快馬可來回。

四歲那年，她娘因難產而過世，剛出生的幼弟也沒撐過去，後來她被抱養在祖母雲老夫人跟前，七歲以前住在雲老夫人的院落，雲老夫人十分疼愛這個沒娘的長孫女。

雲老爺的元配逝去未及一年，一日他路過濟州，巧遇與自家姨娘返鄉探親的臨川侯庶女賀荷玉，兩人一見看對眼，沒多久他便遣媒婆上門提親，並許以二十萬兩聘金。

臨川侯府雖然看起來是一片錦繡，公侯之家，但內裡早已腐爛不堪，缺銀子缺得慌，眼看著一座大金山送上門，老侯爺二話不說就讓賀荷玉嫁了，反正只是一名生母出身不高的庶女而已。

於是，元配去世滿一年的隔月，雲老爺便迎新人入門。七個月後，賀氏產下一女雲惜月，換言之，早在婚前他們便勾搭成奸，賀氏是懷有身孕上花轎的，因此雲傲月多了一名小她四歲半的妹妹。

雲家是商賈，在禮法方面不像官家那般嚴苛，什麼都不及佳人在懷重要，才會發生這種事。雖然雲家族人偶有閒言閒語傳出，但木已成舟，他們也不好說什麼，只好睜一眼閉一眼地當作不知情，心想咱們又不當官，只賺銀子，管他逾不逾矩。所以雲傲月多了一名日後帶歪她的繼母。

「我沒有死……」這是她十三歲時的模樣，綠腰和青玉還活著，她並未嫁入沈家藥鋪成為沈二老爺的續弦。

那不是她第一次嫁人，卻是她死前過得最舒心的一段日子，雖然繼子、繼女對她頗不恭順，但比起在臨川侯府……

一想到自己最犯傻的那段歲月，她眼神一黯，流露出苦澀，她甚至不願承認那個傻瓜是她。

打從雲傲月懂事後，因為被嬌慣得不像話，性子越發驕縱，眼高於頂，一心想往高處攀，雲老夫人見她實在太任性了，怕她嫁人會受氣，因此一再提起要為她招贅，將她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免得招惹是非。

表面上賀氏不動聲色地嬌寵著元配嫡女，對雲傲月比對自己的兒女還好，私底下卻一再慫恿涉世不深、心性單純的她要嫁給高官成為官夫人，如此既風光又威風，沒人敢再瞧不起商家出身的她。

受了蠱惑的雲傲月根本不願「將就」雲老夫人選定的人選，她要自己選丈夫，在賀氏的牽線下，認識了臨川侯世子賀重華，便自以為是「一見鍾情」，鬧著非他不嫁。

雲老夫人被她鬧得氣病了，只好由著她去。



因為兩家家世不相當，一為侯府世子，一為平民百姓，對方無法娶她為平妻，只能納她為妾，一開始她也很猶豫，因為賀重華已有妻子，她有些不能接受，但賀氏勸她說她以貴妾的身分入門，只要趕緊生下孩子，再憑著龐大的嫁妝，日後地位自會凌駕於主母之上，要讓賀重華休妻也不無可能，於是她歡歡喜喜地應了。只是婚後的日子並未讓她如願過上官夫人的生活，且她因行事作風太張揚，被正室朱月嬋及其他妾室記恨上，不知是誰在她的冰糖蓮子湯裡下了絕子散，從此她再也不能生孕。

之後過沒多久，雲家不曉得得罪了哪位貴人，教他們接連出事，或關或敗落，漸漸失了往日的榮光。

雲老夫人因病過世後，雲家一夕垮掉。雲傲月在侯府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，她只知娘家人許久沒來見她，嫁妝又被賀重華花得差不多了，使她沒錢打點。沒娘家可依靠的她很快就被朱月嬋發賣掉，這才徹底地體會到人情冷暖。

「小姐，您肚子疼嗎？」青玉看到雲傲月撫著小腹發呆，以為她是癸水來發脹，關心地問著。

雲傲月來初潮時是十二歲，她嚇得大哭，以為自己要死了，把雲老夫人逗得哈哈大笑，一邊抹淚一邊解釋她長大了。

回過神，她兩眼亮閃閃的盯著眼前的丫頭，問道：「妳們活著，我也沒死，我只是作了一個可怕的夢，是不是？」

青玉、綠腰對視一眼，一同點頭，一個餵藥、一個用擰乾的濕巾為她擦拭額頭和香頸間的薄汗。

「嗯，很好，大家都在，我很高興。」從醒來之後，她第一次綻開一抹如百花盛開般甜美的笑靨，眼兒發著亮光。

現在什麼都能挽回，她不會再做錯事，祖母依然身體康泰，不會再因她的頑劣而一病不起，落下難以痊癒的病根。

此時一道聲音響起——「高興什麼，是病好了又能淘氣了是吧！瞧妳把老夫人嚇得，她這一回可氣得不輕。」居然沒死，她運氣真好。

見著蓮步款款而來的嬌豔女子，雲傲月嘴邊的笑意一隱，故作傷寒未癒的病重模樣，叫道：「母親，我頭疼。」

「不是喝了藥嗎，怎麼還沒好？該不會是妳們這兩個丫頭偷懶，沒好好照顧小姐吧。」賀氏一捉住把柄就開始喝斥這兩個她掌控不了的丫頭，想趁機換掉，好換上她自己的人。

青玉、綠腰連忙屈膝一跪，表明盡心盡力。

「奴婢不敢。」

「小姐剛喝完藥。」

雲傲月微微皺眉，「沒她們的事，別罰了，我看了頭更疼。」她的人還輪不到別人做主，她已經害了她們一次，如今重來，她定要護全她們。

賀氏面露慈祥的一揮手，「起來吧，別跪了，妳們該慶幸自己遇到一位心善的主子，否則沒侍候好，被活活打死都有可能。」

「是，謝小姐、夫人。」丫頭低著頭，起身退到一旁。

「母親，甬再嚇她們了，我頭疼得厲害，您幫我揉揉。」妳想裝賢良我就讓妳裝，看妳能裝到幾時。

「我幫妳揉……」賀氏目光一閃，低視著剛上了蔻丹的纖纖十指，「妳哟！一生病就嬌氣，要人寵著才安心，來，躺好，母親幫妳揉一揉，一會兒就不疼了，先忍著。」

一同進來的雲惜月開口，「娘對大姊真好，我上回生病時要喝苦苦的藥，我不喝娘還罵人，說要用竹板抽我，可是一碰上大姊就好聲好氣的哄著，我吃味！」雲傲月憑什麼佔得所有好處。

已經九歲的雲惜月長相秀美，精緻的五官有七分肖母，但眉毛太細，嘴巴有點大，不及雲傲月的三分嬌色。

「呿，還吃味呢，就會說孩子話，妳們哪個生病做娘的不心疼，妳看妳大姊多乖，一生病就吃藥，哪像妳，怎麼哄都不肯喝藥。」賀氏看向她的眼神充滿疼愛。

「那是藥太苦了，我吞不下去嘛！若是有甜甜的藥，我一定吃得比誰都快。」她眼一眯，笑得好似天真無邪。

「良藥苦口，不苦的藥還能治病嗎？妳若像妳大姊一樣乖，娘也就省事多了。」賀氏不輕不重的揉著，手法熟練。

她便是用這一招揉按把雲老爺哄得服服帖帖，少去妾室的屋子，常宿於她那裡。有一子一女的她並不安心，打算再多生幾個兒子好固寵，一心想著將來雲家的財產都要歸她兒女所有，旁的人休想分一絲一毫，這旁的人也包括雲傲月。

若雲傲月哪一日真的招贅了，這偌大的家業她兒子接得了嗎？只怕會落入外人手中。一定要儘快處理，不能留她，連「嫁」都不行，不然光是那嫁妝就能把雲家的家底掏空。

「誰說大姊比我省事，您瞧她走個路都會被撞進湖裡，好危險呢！要是是我，肯定直接沉到湖底。」雲惜月仰著巴掌大的小小臉蛋，說話時有意無意將話題引到某個方面。

賀氏嘆口氣，在自家女兒後邊添點柴，把禍水引過去，「唉，也不曉得齊家那孩子在想什麼，好生生地幹麼撞妳，就算起點小口角也不能下手這麼狠啊，咱們雲家好心地收留他，他卻反過來恩將仇報，真是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。」

齊家那孩子？齊家……齊亞林？雲傲月驀地睜目，想起前世她小病裝大病，誣賴齊家哥哥，害他被罰跪在祠堂一整晚，而後染上風寒，差點趕不上今年的秋闈。

「母親，我睏了，想睡覺。」她不能讓無辜的人受罰，前一世他為了尋她而終生未娶，她有愧於他。

賀氏假意在她額頭一覆，摸摸她體溫有沒有降低，「嗯，不燙手了，妳好好休息，晚點母親再來看妳。」

「嗯，我睡了，青玉，妳送送母親。」她要確定賀氏離開才成，不然賀氏來個回馬槍當場揭穿就糗了。

「是，夫人慢走。」青玉送她們離開。她是老夫人給的人，若無犯錯，賀氏也動

不得她。

賀氏一走，雲傲月就如擺脫枷鎖的野猴子，顧不得胸口還有點悶，扶著床頭柱子想下床更衣。

「小姐，妳想幹什麼，吩咐奴婢一聲就成了。」綠腰三步併作兩步地上前一扶。雲傲月沉聲道：「我要見祖母，要快。」遲了就來不及了。

前世時賀氏在祠堂外上了鎖，不到天亮不開鎖，生生折騰人，她絕對要阻止齊家哥哥入祠堂罰跪。

## 第2章

「妳說不是他推妳的？」正準備罰齊亞林入祠堂罰跪的雲老夫人驚訝地問著。原本她想說他心術不正，害了她寶貝孫女，總該懲罰一番，沒想到小月兒會突然這樣說。

雲老夫人看了看面色蒼白的雲傲月，她還有些輕喘，氣息不穩，當祖母的看得很心疼。

身為嫡長孫女，雲傲月是眾人的掌上明珠，雲老太爺病重時看了她一眼才心滿意足的含笑九泉，說雲家有後，可見她在雲家的重要性。

其實在雲家，亦有女子接掌家業的例子。那位祖輩招婿一名，生有三子二女，當時姊長弟幼，弟弟成年後並未分家，兩家合一家，三代後贅婿才帶著後代子孫分出去，由弟弟一家獨大，不過姊姊分房也帶走一半家產，弟弟毫無異議。

因為有此例在先，儘管雲家大房已有嫡子，但雲老夫人還是捨不得將孫女嫁人，才想到招婿這回事。

「是的，祖母，齊家哥哥站得離我比較近，我一回頭就看到他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他推我，可是孫女事後想了想，我是被人從左邊推了一下，可他站在我右手邊，我想他的手沒那麼長，可以繞到另一邊推我。」她故作苦惱的顰眉，似在想誰這麼神通廣大的推了她。

她沒說的是雲惜月身邊的丫頭春鶯那時正好快步的走過她身側，且身形略壯的春鶯走得很快，一下子就沒了蹤影，好像沒注意到身後有人落水了，急匆匆的揚長而去，連頭都不回。

雲老夫人問：「那時誰在妳身邊？」沒找出那個有心相害的人，她心底不安，今日能推孫女，明天還不把黑手伸到她頭上。

雲傲月回想了一下方道：「綠腰回屋子幫我拿單紗，青玉提著點心走在前頭，我自個也沒瞧清楚就掉下去了，也許是我腳滑沒站穩，風一吹就失足，風太大讓我以為有人推我。」

「妳真沒瞧見人？」這丫頭是不想追究吧！終究是心善的，狠不下心看人受罪，和她親娘一樣心腸軟。

「是真沒瞧見呀，祖母，您讓齊家哥哥起來，別跪了，跪壞了身子怎麼考科舉，我們不能壞了人家的功名。」雲傲月一邊嬌嗔一邊拉著雲老夫人的手，輕輕的搖呀搖，滿是小女兒嬌態，令人好氣又好笑。

她挖出腦子的記憶才想到，齊亞林十四歲高中，是安康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秀

才，還是案首，三年後，也就是今年再考鄉試，依然是頭名解元，再過三年赴京趕考。

在殿試的評比上，他本來是狀元，但是第三名的探花實在太醜了，又年高五十七，皇上看了不喜，認為探花顧名思義便是要個美貌的少年，便開口把第三名的探花往上挪至第一，齊亞林也因此從狀元郎變成了探花郎。

離齊亞林成為探花只差一年，她及笄後便被賀重華納入後宅，離成為官夫人只有一步，那時賀氏不斷勸她早日入門才能早日懷上孩子，一旦有了兒子，她便能站穩腳步，臨川侯府任她翻手雲覆為雨，無所出的朱月嬋只有往邊邊站的份。

她太想擺官夫人的威風，二話不說答應了。如果她肯再等一等，也許會有不一樣的際遇，她後來也不會過得那麼苦，在人牙子手中一再被轉賣，磨去她的傲氣。雲老夫人嘆道：「就妳這脾性，老婆子瞧了都頭痛，說風就是雨，以後誰受得了妳的性子。」小月兒都十三了，是該好好挑戶人家，早點定下來也好定性。

她不鹹不淡的看了挨了十板子的齊亞林一眼，對他就沒有對自家孫女那般親熱，略顯冷淡的叫他起身，「雖然是你救了小月兒，可是男女終究有別，這件事就埋在土裡，誰也不許碎嘴，我家小月兒還要議親呢，別壞了她的名聲。」她這是警告，也是忠告，瞞得好便一筆勾銷，誰也不會在這件事當中受到傷害。

是他救了她？雲傲月心中一陣訝異，對他的愧疚又加深。

原來是他不顧自身下水救人，若非她及時醒悟走這一趟，她真是到死都不知曉救命恩人是誰。

「君子坦蕩蕩，不毀人名節，即使老夫人不提，小輩也不會說漏半句。」被小廝扶起的齊亞林顯然傷得不輕，他後背墨青色的衣袍隱隱沁出血絲，面色較以往白了幾分。

雲老夫人點點頭，「好，很好，不愧雲娘收留你一場，你沒有辜負她的疼惜。」當年他到雲家時也就四、五歲大，依親而來，那時的小月兒剛會爬，兩人像兄妹似的玩在一塊，叫人看了也歡喜。

一眨眼功夫，不到腰高的小蘿蔔頭都長大了，身形挺拔，才智卓爾不群，外表翩然俊雅，一下子竄高的個頭讓她得仰頭一看。從這些孩子身上，她看見逐漸老邁的自己。

齊亞林目光澄澈正視著前方，「莫敢忘卻雲娘姑姑對小輩的大恩，今生今世將牢記心頭。」

雲傲月輕聲道：「齊家哥哥，用不著記上一輩子，我娘施恩並未想過回報，她只是在能力所及內照顧同族子侄，你真的別放在心上。」別恨我呀！齊亞林，我已經開始努力消弭我們之間的仇恨，你要給我時間改變。

二十七歲就入閣的年輕首輔，那得多招人仇恨呀！那麼多人眼紅，他得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能爬到那個位置？

一定是太勞心勞力了，夙夜匪懈，為了朝廷不眠不休才會把身子搞壞了，年僅三十三便死於急症，若讓他多活幾十年，封侯賜爵不在話下，以他在民間的聲望，定能名留青史。

雲傲月有一絲絲的心疼，她忘不了半人高的墓碑上刻著齊公亞林之墓六個字，心痛仍未平復，心想著他若能活過來，她會好好地對待他，絕不再使花招整他。聽到嬌軟的嗓音，齊亞林這才轉過頭看向她，「看來傲月妹妹已然無恙，亞林未愧對雲娘姑姑。」看到她沒事，能站能走，他心裡著實鬆了口氣。她幼時好歹也甜糯糯地喊了他幾年哥哥，他不忍心看她出事。

只是她突然改變的態度，該不會有詐吧？這丫頭要使壞時還是有點小聰明的，他對她從不設防，常無意中走入她佈好的陷阱，一見他出醜，她就樂得哈哈大笑。她整他整上癮了，樂此不疲。

瞧見他眼中的防備，雲傲月苦笑在心，面上柔聲道：「多謝齊家哥哥的搭救，要不是有你的奮不顧身，月兒早淪為波臣。」

齊亞林身後的李新不滿地道：「我家少爺根本不會泅水，差點和小姐您一起沉下去……」他嚇得都快哭出來了。

「李新，住口！」齊亞林冷斥。

齊亞林在雲家借住，雲家該給的基本體面一樣不少，因此五歲的齊亞林被送到雲氏家學中讀書，雲家還給他一名小廝和一個月五兩月銀，以供他買些筆墨紙硯。雲家有的是銀子，不缺這點小錢，這般做至少名聲上過得去，只是相較其他主子的待遇還是有所不同。

李新是齊雲娘為遠房侄子找的小廝，她過世前便把賣身契給了齊亞林，表面上李新還是雲家的下人，拿的是雲家的月銀，但事實上他已經換了主子，不再奉雲家為主。

李新應道：「是，少爺，小的不該多嘴。」可他憋著不說，心裡難受，小姐前前後後欺負了少爺多少回，少爺都看在前雲夫人的恩情上忍下來，不與她計較，她卻越做越過分，完全不停手。

「退到一旁去。」齊亞林勉力站直身子，不要人扶。

「是。」李新一臉委屈的退開。

雲傲月想到十來年後李新變成身材壯實、孔武有力的禁軍統領，再瞧瞧今日瘦瘦小小的小個頭，不自覺地莞爾。

未料她嘴角揚起的小小笑容被不經意抬頭的齊亞林捕捉到，他心口一動，暗想她又在打什麼主意，心下設防。

「齊家哥哥，你背後流血了，要不要我幫你……呃，找個大夫瞧瞧？」她咬了咬舌，差點脫口而出說成我幫你瞧瞧。

在那惡夢一般的前一世，她被朱月嬋賣給人牙子時，心思惡毒的朱月嬋竟反過來給人牙子二十兩，用她僅剩不多的嫁妝銀子要人牙子將她賣給最貧窮的村子，嫁給貧老病殘的漢子為妻，想害她一輩子在山坳中討生活，過著飢寒交迫的日子。她偷聽到朱月嬋的管事嬤嬤私下和人牙子之間的交談，於是她在半途中想辦法逃了，學著如何活下去。

後來有間繡坊在招繡工，連件肚兜都縫不好的她依然去了，為了討口飯吃，她拚命地學習她以前看也不看一眼的繡功，低調做人，試著融入繡娘裡，努力提高生

疏的繡技。

或許是她天資聰穎加上她沒有退路的努力學習，她在短短的兩年內學會了湘繡、蜀繡、雙面繡，成為繡坊內最受東家喜愛的繡娘，工錢也領得最多。

可是她再怎麼隱忍，還是不經意地得罪了人，別人看她銀子賺得多難免眼紅，何況她又博得第一繡娘的封號，繡坊裡有些做了十來年的老人心生妒嫉，開始挖她的過去，發現她並非自由之身，開始造謠。

更無恥的是，她們假意和她交好，卻在一次聚會中將她灌醉，然後燒了東家即將要交貨的繡件，一口咬定是她酒後失了神智將未喝完的酒倒在繡件上，再點火燃燒，三人成虎，她百口莫辯，東家一怒之下命人將她打了一頓，又適逢人牙子找上門，她來不及取走自己存的銀子就被帶走了。

她輾轉被賣到一處小山坳當三兄弟的共妻，但因為傷得很重，還沒等三個兄弟共用一個妻子，她已經高燒得認不得人，只差一口氣就要沒了。

也許是她命不該絕，在奄奄一息之際，有位告老還鄉的老太醫因錯過宿頭而借住農家，見她病得不輕便起了醫者的憐憫之心，以五十兩高價買下她，讓兄弟三人各娶一妻。

在老太醫的醫治下，她病好了，正巧他缺個藥童，於是她成了他身邊負責採藥、洗藥、撿藥、晒藥、切藥的藥童，且因老太醫手抖無法製藥，她還得兼任炮製藥材的藥師。

如此過了三年，她竟成了江南一帶炮製藥材最成功的藥師，老太醫對她的態度半是師徒，半是祖孫，認真地教她製藥，她所製出的藥意外受人歡迎，人人搶購，因此她順理成章的成為大藥師。

老太醫過世的前兩年有感自己時日不多了，空有一身醫術卻沒半個傳人，所以他加緊有限的時間傳她醫理，教她如何看診、把脈、下針，指示要開什麼藥方才能根治病情。

礙於時間短，學得不夠詳盡，她製藥的本事比看診高，小病她能治，算是小有所成，但是一遇到棘手的病症便束手無策，只能以藥丸、藥粉輔助，減輕症狀，再以藥去調養。

脾氣古怪的老太醫對人愛理不理的，也沒什麼朋友，或許是和她相處久了有感情，他漸漸把她當孫女看待，在最後那一年對她相當好，還擔心他死後她會無人照料，親自為她說媒，讓她嫁給他的同宗子侄，也是和醫藥有關的沈家藥鋪的二老爺，一個喪妻多年的中年男子。

兩人婚後的感情還算不錯，他待她頗有情，多有尊重，她便拿出製藥的天分為沈家藥鋪製藥，讓沈家藥鋪在短短數年內躍升至藥界龍頭。

她雖會醫術但不精，但若是論炮製藥材，她說自己是第二，沒人敢誇口自稱第一，她炮製出的藥材藥性往往比其他入好上三倍。

齊亞林感覺自己後背流血的情形並不嚴重，婉拒道：「不用了，小傷而已，歇個幾天就會好了。」

「小傷不醫會變成大傷，別看小傷口不起眼，一旦發炎化膿，毒血流入骨肉裡，

到時要治就難了，關老爺能面不改色的刮骨療傷，但你能承受挖肉去膿的痛嗎？」這可不是小事，她看過有人不過是踩到一根小小的木刺而已，結果小腿腫得有如腰粗，差點要切斷腿才得以活命。

「妳這小丫頭，幾時能說得一口醫理，平時要妳看本書都坐不住，這會兒倒成了小大夫，還能給人看傷口了。」看孫女煞有其事的侃侃而談，覺得有趣的雲老夫人出言取笑。

雲傲月眼皮一跳，連忙撒著嬌輕挽她的臂彎。「祖母，我要是個小大夫，就天天給您看診，包管您身子好，長命百歲。」

「瞧瞧，這逗的，還真想當大夫不成，祖母這身子不看大夫也能活到九十九，不瞧見你們這些皮猴子過得好，老婆子怎甘心閤眼，我就是愛操心的命，放不下孫兒、孫女。」

她說「放不下」時，看的是面色透白的雲傲月，其實她最在意的還是這個令人頭疼的孫女，想多看顧幾年。

所謂有後娘就有後爹，雖然兒子仍十分寵愛小月兒，但他長年在外經商，後院的事都交給賀氏去管，他是甩手掌櫃，回家後只顧著寵孩子，不理府中大小事。目前她身子還算硬朗，能壓著賀氏善待小月兒，但要是有一天她老了，力不從心，管不住這屋子的老老少少，沒娘的孩子總是吃虧，除了她，還有誰肯真心的關注雲傲月？

所以她放不下心，老想著要為小月兒做最好的安排，希望小月兒在她故去後仍能衣食無缺，有人在一旁照料。

媳婦生前力推遠房的侄子齊亞林入門當贅婿，她在年輕一輩的孩子當中看來看去，也覺得他不錯，只是等他有一天出人頭地，是否仍甘願做上門女婿，真是沒個定數。唉！早也煩惱，晚也煩惱，到何時才能徹底放下？

「祖母，我會乖的，不讓您操心。」雲傲月扮小，一臉乖順，目不斜視的模樣把屋內的人都逗笑了。

「妳這小皮猴，沒一刻安分，若真信了妳，菩薩都要顯靈了。」她多唸幾遍阿彌陀佛，看看能不能讓孫女轉性。

「祖母，您笑話人家，我不依！」還能賴在祖母懷中撒嬌是件多麼幸福的事，祖母依然有熱氣、有血肉，是活生生的人。

雲傲月悄悄地拭去眼角的淚，她在意的人都在，真好，這一世她要用盡力量保護他們，讓他們不會再落得悲涼的下場。

「去去去，多大的人了還賴著祖母，齊家小兒，老婆子錯罰了你，在這裡給你賠個不是，不過事關我這皮丫頭，行事難免過激，請勿見怪。」小月兒就是個來討債的討債鬼。

雲老夫人話中之意是說關心則亂，孫女一病倒她就慌了手腳，免不了找人出氣，遷怒到旁人。齊亞林呢！就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見怪，畢竟誰家遇到這種事都會心緒大亂，他好歹吃雲家幾口飯，真要怪罪太說不過去。升斗米，要記恩，飲一口水要飲水思源，不要反過來忘恩負義，把別人的好心給糟蹋了。

「不敢，老夫人也是出自關心，換成我也不能容忍他人欺負傲月妹妹。」欠人一尺，還人一丈，可若是人負我三分，我便還人十分，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，不論是非對錯。

聽到他口中的偏袒，雲老夫人滿意的點頭，「你先回去換下這身衣服，一會兒我讓大夫上你屋裡診治。」

「是的，小輩先告辭。」齊亞林腳下一跨，一陣陣的痛感慢慢襲來，背脊有瞬間的僵硬。

「齊家哥哥，要不要我讓青玉扶你回去？」李新身材瘦小，好像扶不動，齊家哥哥一個沒站穩，兩人就會一起摔倒。

他表情一貫的維持清冷，少有笑意，「這點路我撐得住，多謝傲月妹妹的關心。」雲傲月緩緩問道：「齊家哥哥，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氣？」他笑也不笑，看起來不太愉快。

想想也是，平白無故挨了一頓打，救人的反被當成兇手看待，任誰心裡都不舒坦，多少有些怨懟。

「不生氣。」齊亞林的語氣像在說一生氣有何用？他早就習慣了，寄人籬下還想耍少爺派頭嗎？

「你明明就惱我對你很壞，你嘴巴上不說，心中肯定介懷，我也覺得自己很壞。」她要對他很好，彌補她以前做過的錯事，希望讓他忘了她一時稚氣的捉弄。

看著她清亮的眼一閃一閃地，思及他幼時哄她的情景，齊亞林不自覺地伸出手揉一揉她如瀑黑絲，「說了不生氣就是不生氣，哪有哥哥氣妹妹的，妳把身子養好我就開心了，別再生病。」

「真的？」她感覺那個疼愛她的齊家哥哥又回來了。

「騙妳有糖吃嗎？」他忍住捏她臉頰的衝動，小時候他最喜歡捏她肉肉的雙頰了，那時她還小，肉很多，很好捏。

雲傲月歡喜地直點頭，「好，我相信齊家哥哥。」

他笑了，很淺很淺的一笑，卻有種撥雲見日的明朗。

「小月兒，還不回來，再纏著妳齊家哥哥，他就沒法回去上藥了。」這丫頭幾時和齊家哥兒有說有笑了？

她眼一眨，裝羞愧的回到祖母身邊，「齊家哥哥，你慢走，我明天再去看你，你不能亂動扯痛傷口喔。」

心口一暖，他微揚嘴角，「不急，等妳病好全了再說，萬一吹風又著涼，可就要喝苦苦的藥了。」

「我好了。」只是有一點點暈眩。

齊亞林輕輕一笑道：「小騙子。」

「齊家哥哥，我給你送藥來，我自己做的，頂管用的，你要不要試一試，包你傷口馬上癒合……」雲傲月邊說邊探頭。

剛上完藥的齊亞林趴在床上，微閉著雙目小憩，持續抽痛的背讓他時睡時醒，睡得並不安穩，眼眶下方出現淡淡的青影，很淺很淺，不仔細看真的看不出來。



其實就如他說，他真的習慣了，習慣遭人欺凌，習慣被人看不起，習慣替人揩黑鍋，也習慣時不時讓人踩上兩腳，好突顯別人高高在上的身分地位。

名義上他雖是齊家少爺，但事實上他不過是卑微的寄宿者，領有雲家人施捨似的月銀，他穿得體面，人模人樣，可裡子一無所有，全是空，沒一樣是他的。

他出生沒多久母親就去了，後來依戀母親甚深的親爹也走了，族人便說他命硬，天生孤寡命，剋父又剋母，用種種理由搶走他家的銀錢，霸佔幾百畝田地。

一位好心的族叔撫養了他兩年，可族叔自己子嗣繁多，實在養不起，想把他送人當侍候人的小童，好歹有個棲身之處，不至於餓死。

齊氏家族居然養不起一名四、五歲的孩子？

這仇他記下了，來日必報。

此事被返鄉省親的雲娘姑姑知曉，因她急著回去，來不及將他帶走，便要族叔以依親之名帶他到安康，由自己代替已過世的齊氏遠親照顧他，並給他溫飽和從未得到的溫情。

他從來沒見過那麼溫柔婉約的女子，說話輕聲細語，柔和的眼光中彷彿綴著星星，一點一點的發光。

那幾年是他過得最快活的日子，他真真切切地感覺自己有了家，甚至把雲娘姑姑當娘看待，他發誓有一天他功成名就，一定要好好孝順雲娘姑姑，給她世上最好的一切。

可惜好景不常，或許他真的命硬吧，隔了幾年，有孕在身的雲娘姑姑死於難產，母子雙亡。

孩子，姑姑喜歡你，姑姑就只有這麼一個頑皮的女娃兒，日後她要是養得太嬌嫁不出去，你幫姑姑照顧她好不好？

有點像臨死前託孤，人在死前總會產生某種不安的預感，齊雲娘臨盆前兩個月，她坐立難安的將兩個孩子招到面前，一再叮囑兩人好生相處，不可離心，他們才是最親近的人，誰也比不上。

齊雲娘死後一年，整日哭著找娘的雲傲月的確很依賴齊亞林，時時刻刻黏著他，連睡覺也要睡在他屋裡，跟前跟後的離不開他，唯恐他也跟齊雲娘一樣不見了。那一年是他們感情最好的時候，形影不離，好到雲老夫人都吃味，罵她小沒良心，有了夫婿就不要祖母。

也許是雲老夫人這句話影響了她，再加上賀氏在此時進門，不知跟她說了什麼，開始有了自己想法的小女童覺得彆扭，不再常常來找他，兩人漸漸疏遠，少有往來。

死了個齊雲娘對安康雲家來說激不起丈高的大浪，很快就平靜了，可是對正在族學求學的齊亞林而言卻是艱苦的開始，少了齊雲娘的庇護，那些自視甚高的雲家少爺便想著法子整治他，不是把他的書藏起來，便是往他寫好的功課上潑墨，讓他無法交差。

那段時日他忙得不可開交，忍著怒氣告誡自己不可以和這些少爺對上，他要讀書求取功名，把看不起他的人全踩在腳下，一一收拾。

於是他忍下了，任由他們在他身上大做文章，自己則心靜如水，以不變以應萬變。等他抽空想來看顧雲傲月時，卻發現她已經變了，不僅與他不再親近如往昔，還想著要把他趕走，使盡令人哭笑不得的幼稚手段來逼迫他遠離她，還一再警告他不許對她起任何念頭，她不喜歡他。

這一句「不喜歡」打得他潰不成軍，失去守護她的信心，他一直以為他們是最親的兩個人，宛若親兄妹，不會有變，沒想到她給他重重一擊，直打向他只為她敞開的心房。

有一段時間他魂不守舍，難以置信傷他最深的人會是他最在意的那一個，渾渾噩噩地過了幾個月才重拾課本，決定要以自身的實力壓人，拚個好未來。若他本身自個不夠強大，又怎麼護住身邊的人？

賀氏，是他想對付的名單上第一人，她教歪了他的的小月兒。

「啊！齊家哥哥，你睡著了嗎？我是不是打擾到你了？你繼續睡，當我沒來過。」真是不巧，她來的不是時候。

「站住。」聽著躡手躡腳的足音來了又走，原本不想理會的齊亞林忍不住出言一喊，睜開微閉的雙目。

「齊家哥哥……」他沒睡嗎？

「回來。」

低沉有磁性的聲音一揚起，走到門口的雲傲月又轉了回來。

「齊家哥哥，我吵醒你了是嗎？」他會不會不快？睡到一半被人鬧著不能睡，想必心裡有幾句嘀咕。

「剛醒，打了個盹。」有來客到訪，齊亞林強忍著背上的傷起身。

看到他動，雲傲月連忙上前，她忘了自己是十三歲的閨女，還以為是三十出頭的已婚婦人，絲毫沒有避諱，「齊家哥哥你別動，我扶你，十板子雖然不重，可打在肉上會要人命……」

「傲月妹妹……」眼中有防備的齊亞林以不傷她的力道輕輕將她推開，面露無奈，「妳年歲不小了，要謹守男女大防，別像孩子似的拉拉扯扯，被旁人瞧見總是不好。」

「你又不是外人……」她小聲咕囁，認為他太小題大作。

那一句「不是外人」熨燙了他的心，他只覺心口一陣微暖，輕聲道：「就算不是外人也要嚴守分際，不可逾矩，妳以後不想嫁人嗎？下人碎嘴，難掩悠悠眾口，若是有人傳了出去……」

雲傲月身後的青玉、綠腰背脊一挺，做出我最忠心，三緘其口的神情，表示今天的一言一行都不會從她們口中傳出。

雲傲月不假思索的直言，「嫁人還是好幾年後的事，不急，要是能由著我選擇，我寧可不嫁。」

重生前她吃足了為人妾、為人妻的苦頭，一個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只能看人臉色過日子，在房事上要任由男人擺佈，她不能說不，只能忍著不舒服順從，出了房門還得應付對她不懷好意的女人，甚至是她們的孩子，一個個全是難纏的角色。

她累了，真的累了，如今她只想好好休息，什麼都不去想，放空心情。那些傷神的事太費勁，交給有能力的人去處理，譬如祖母和……將來的首輔大人。

「真的不嫁？」他挑眉問著。

雲傲月重重點頭，「不想嫁人。」

「不是說著玩？」他再度一問。

「嫁人哪有在自個家裡好，又要侍候公婆，又要和小姑、小叔處得好，還得和妯娌之間無嫌隙，面對丈夫的庶子、庶女要一視同仁，不能有任何偏袒……齊家哥哥，這比科舉要難多了吧！」後宅的事一樁接一樁，沒完沒了。

聽她侃侃而談，齊亞林有些傻眼，「說得妳好似經歷過一般，小丫頭的心思別太重，有妳祖母在，她會為妳挑一門合心合意的婚事，沒有妳說的那些糟心事，妳大可安心的嫁過去。」

一提到祖母，她的心就軟了，「我知道祖母是真心為我好，可她畢竟上了年紀，不好事事讓她為我操心，我大了，該為祖母分憂解勞，不能任性，要擔起責任。」

「老夫人聽了妳這番話肯定心中大慰，可是妳辦得到嗎？」嘴皮子動一動並不難，難在她肯不肯用心。

雲傲月不服氣的嚷道：「少瞧不起人了，我言而有信，才不是空口說白話的人，你等著瞧！」

「不要逞強，量力而為，屋子也要一塊磚一塊磚堆砌而成才能蓋得穩固。」他嘴上安撫著，內心卻對她的轉變充滿疑惑。

雖然她本性不壞，是個心地良善又容易心軟的人，但是在賀氏多年有心的「薰陶」下，她成為一名過於自信，眼高於頂的嬌嬌女，除了蠻橫刁鑽外，她還非常的囂張跋扈。

人的性子不可能一夕間轉好，除非遭遇什麼人力不可阻的變故，否則被扭曲的性子很難轉正，他試過導正，但依舊徒勞，驀地，齊亞林瞳仁一閃。

她自始至終只不過生了一場小病而已，就變成這個樣子，難道和她生病有關，她在無意間知道了什麼？

她鼻頭一擰，配上嬌美的小臉，模樣十分俏皮可愛，「我哪有逞強，你們都太寵我，把我寵得不知天高地厚，若是小小的放手，就會發現我真的長大了，不再是需要你們護在羽翼下的小丫頭。」

雲傲月很努力的裝小，即使她的心態已經是三十歲的婦人。今日卯時起床時，她頭一件事就是讓丫頭拿面銅鏡來讓她瞧瞧，盯著只有十三歲稚嫩的面容，不厭其煩的提醒自己不要穿幫，她回來了，回到一切尚未發生時。

她未嫁，不是賀重華的妾，不是被朱月嬋壓制得連口怨氣都不得吐的張狂小婦，更不是被人害得終生無子的棄婦。雲家還在，她沒被發賣，疼她的祖母依然健朗，最恨雲家人的齊亞林也尚未考取科舉，一切都還來得及挽回，她正在做的是彌補裂縫。

他聽完忍不住笑了，小豆苗正在努力發芽呢！「寵妳還不好，頭一回聽到寵人還被嫌棄，老夫人聽了可能會被氣笑。」

有雲老夫人這座屹立不搖的大靠山，誰敢不寵她，她兩個有子無女的二叔、三叔也把她寵上天。

雲家大老爺這一輩有五房兄弟，前三個是嫡出，所以分了家仍同住在雲府大宅，而四老爺、五老爺是庶出，雲老夫人沒虧待他們，各給他們一間五進大宅，五百畝土地，三間鋪子和銀兩數萬，讓兩人帶著各自的妻妾搬出去。

雲老太爺不在了，誰還要替他養著大手大腳花用卻不事生產的庶子，他過世剛滿一年，雲老夫人就做主分家了。

而這些庶子眼界窄，一看到宅子和諸多田產宅、銀子，二話不說就搬了，還歡天喜地的來向雲老夫人道謝，讚她是賢良大婦，善待庶子們，使其衣食不愁。

兩人沒料到不到十年功夫，好吃懶做又不善經營的他們便把當初分得的銀子花得差不多了，田產也賣了一大半，如今只能靠著幾間鋪子收租，手頭不寬鬆，日子過得比分家前慘，所以他們偶而會回來打打秋風，對雲老夫人疼寵有加的雲傲月更是涎著臉巴結，外頭有好吃的、好玩的全拿來送她，希望雲老夫人不會拒絕他們上門。雲傲月成了雲家五兄弟心裡的寶，無人可以取代。

同樣是雲家嫡女，雲惜月受到的關注便不如雲傲月，她得到的那一份通常是「順便」給的，有時還沒有，好多給她的東西都是次品，令賀氏恨得牙癢癢的，暗暗決定要把擋住她兒女光芒的雲傲月打發出去，不然她的孩子什麼也沒有，只剩下一堆黯淡無光的灰渣。

「才不會呢！祖母會誇我懂事，說我是大姑娘了，她很欣慰。」祖母擔心她愛胡鬧，沒定性，總使小性子，如果她乖順不鬧事了，祖母作夢也會笑醒。

「這般自誇好嗎？我瞧瞧臉紅了沒。」看著她眯著眼睛笑的模樣，齊亞林想起她小時候最愛眯眸討糖吃，往往笑得一臉天真。

果然沒變，還是一模一樣，眼兒眯眯，好似那春風都跑到她面上，看不到一絲煩悶，只有無憂。

「哼，才不臉紅呢！齊家哥哥取笑人家，人家專程給你送藥來，再欺負我就不給你藥，讓你多痛幾天。」她假裝生氣，再樂陶陶地取出自製的藥粉招搖。

到底是誰欺負誰？我才是苦主吧！齊亞林哭笑不得想著。他問道：「什麼藥，妳上哪買來的？妳年紀不小了，別輕易外出，真的要出門也要多帶點人，不要和下人走散。」

以往每當他這麼叨唸著，雲傲月總會不耐煩的揮手要他少管閒事，可這一次他發現她居然不頂嘴了，還笑咪咪的乖乖聽訓，好像他說的是什麼了不起的金科玉律，讓他怪不習慣的。

孩子太乖，父母擔憂太安分以後會吃虧；孩子皮得不像話，父母擔心他日後不成器，齊亞林此時便是這種心態。

「什麼買的，那是我熬夜沒睡弄的，你瞧我眼眶四周都黑了！這一瓶是『金黃散』，有清熱、解毒、消腫、排膿、去腐等作用，我用大黃、黃柏、薑黃、白芷各五錢，南星、陳皮、蒼朮、川朴、甘草兩錢，天花粉十錢共同研末，可用蔥汁、麻油、酒、銀花露、菊花葉等搗汁調勻成膏狀塗敷……

「另外這一瓶是『生肌散』，生肌收口用，我用製爐甘石五錢、滴乳石三錢、滑石一兩、血竭三錢、硃砂一錢、冰片一分，研磨得很細很細，你直接灑在傷口上，再用乾淨的白布覆上……」一談到炮製藥材，她總是不自覺地停不下來，老太醫對她的好讓她始終無法忘懷。

她昨天一回去就令人去準備藥材，還好府中向來沒人干涉她，她才能順利地拿到藥材開始製藥。

「等一下，小月兒，妳長在深閨，怎麼會對藥理知之甚詳？」幾乎是信口捻來，半點不停頓。

她一僵，乾笑著，「我……呃，看書。」

他露出懷疑的神色，「妳那裡有藥理的書冊？」胸無大志的小月兒一心要當官夫人，怎會有心向學，她屋裡頂多幾本閒情小書。

「我作夢夢到的不成，反正我給了你，你就得用，你要不用，我每天都來煩你。」一說完，她心虛地溜走。以他的聰明才智豈會看不出其中的蹊蹺，若他再追問下去，她很可能穿幫，只好趕緊開溜，反正她的性子本來就被他們寵得無法無天，這樣走人也不奇怪。

Crescent